

思明堂家风文化助力乡村治理的实践成效及经验启示

覃发旺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省 昆明市 650504)

摘要: 乡村治理是基层治理的重要部分，家风文化根植于乡村本土，是乡村治理的内在优势。本文以广西西河村思明堂家风文化为案例，通过文献分析与实地调查，探讨思明堂家风文化助力西河村治理的实践举措及其成效，并总结其普适性经验。研究发现，思明堂家风文化立足自身“忠孝勤俭”家规家训、“四知”廉洁与进士精神的文化内核，通过打造文化教育基地、使家风文化可视化、举办特色文化节日、实施助学奖励方案四大举措，提升了治理主体的精神品质、有效维持乡村社会秩序、有效促进文化自身传承；其经验表明，家风文化唯有坚守文化本真、融入生活日常、激发村民内生性，才能推动自身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这为其他地区以家风文化推进乡村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 思明堂家风文化；乡村治理；实践成效；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 D035[基层治理]；D638[乡村治理]；D649[家庭道德教育] 文献标识码：A

DOI: 10.64549/jtii.v1i2.54

Practical Effects and Experience Enlightenment of Simingtang's Family Culture in Helping Rural Governance

Qin Fa wang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Yunnan Province, Kunming City, 650504)

Abstract: Rur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family culture is rooted in rural areas, which is the inherent advantage of rur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case of Simingtang's family culture in Xihe Village, Guangxi,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measures and effects of Simingtang's family culture in helping Xihe Village governance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summarizes its universal experience. It is found that the family culture of Simingtang is based on its own cultural core of "loyalty, filial piety, diligence and family discipline", "four knowledge", honesty and Jinshi spirit. By building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bases, visualizing family culture, holding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festivals and implementing the scheme of rewarding students, it has improved the spiritual quality of governing subjects, effectively maintained rural social order and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inheritance of culture itself. Its experience shows that only by adhering to the cultural authenticity, integrating into daily life and stimulating villagers' endogeneity can family culture promote its deep integration with rural governance, which provide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other regions to promote rural governance with family culture.

Keywords: Simingtang's family culture; Rural governance; Practical effects; Experience enlightenment

引言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治理中作用的机制”，这就提升了家风建设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性。“家风”既是家庭家族经过长期形成反映家族内在人生观、价值观的风气和气质，又包含着家族的家规、家训等有形文本所表现出的规则约束力^[1]，家风文化是对家风的精粹凝练；乡村治理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部分，而家风文化根植于乡村本土实际，在乡村这一“熟人社会”场域中最具感染力，其在乡村治理中的独特作用不容忽视。在乡村生活中，家风文化通常通过家族长辈的言传身教、族约家训、生活习惯等方式对家庭成员以及周边村民的道德素质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思明堂作为广西西河村百年家族祠堂，不仅蕴含着丰富的家风文化，而且在乡村治理中已展现出积极作用。基于此，本文从乡村治理的内在要素出发，以西河村思明堂为考察对象，探讨思明堂家风文化在助力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实践举措和发挥成效，并总结其相关经验，以期为其其他地区的家风文化助力当地乡村治理提供借鉴、为乡村治理研究的深化提供新的理论启示。

一、思明堂家风文化概述

思明堂是杨氏祠堂，位于广西桂平市马皮乡西河村，是该村清代进士、广西布政使司杨开锦在1873年所建。思明堂历经百年，家风文化底蕴深厚，其家风文化内核主要由家规家训、“四知”廉洁和进士精神构成。

思明堂“忠孝勤俭”的家规家训一脉相承、家喻户晓，制成匾牌悬挂于思明堂东门处。“忠”，即“上而事君，下而交友；此心不亏，终能长久”，倡导忠义两全，大到为国效力、奉献社会，小到与朋友和善相处；“孝”，即“敬父如天，敬母如地，汝之子孙，亦复如是”，强调像敬仰天地般孝敬父母，并通过言传身教实现孝道传承；“勤”，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主张遵循自然规律辛勤劳作，将勤劳作物立身根本；“俭”，即“量其所入，度其所出，若不节用，俯仰何益”，要求根据收入合理开支，学会勤俭节约、开源节流。这一家规家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风内涵一致，强调忠诚、孝敬、勤俭、和睦，有助于增强村民的社会责任感，

^[1] 胡占光,郭淑新.新时代家风建设与乡村治理互进研究[J].长白学刊,2021(1):135-141.

促进家庭和谐、邻里和睦，营造良好的乡村风气，也能为乡村治理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推动乡村在道德、文化层面的建设与发展。

“四知”，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思明堂是杨氏祠堂，有关杨氏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时期的名士杨震，与之有关典故的就是“四知”故事。东汉杨震升任东莱太守，在他赴任时途经昌邑，县令王密于深夜带十斤黄金拜访，杨震不受。王密以为他故作客气，说：“夜幕无知者。”杨震语重心长地说：“天知、地知、汝知、我知，有此四知，何谓无知呢？”此后，“四知”成为千古美谈，既为廉洁美称，也被杨氏后人用作堂号。“四知”，对于为政者而言，强调的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廉洁自律；对于为民者而言，则是要做人正直，使家庭风清气正、不受人议论。这种廉洁精神，在乡村治理中对基层干部的廉政品质及村民正直品质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进士精神方面。思明堂人才济济，古时有恩科进士杨开锦、敕封修职郎杨端然、府参军杨恩光、监生杨重华、武举杨福华、秀才杨芳华，现有杨定华一家医学博士等，现代后人本硕博学历齐全。思明堂的上厅大门横额悬挂敕封儒林郎、中厅横额挂敕封修职郎、下厅横额挂进士、东门挂府参军匾额；中厅门联：“金榜及第进士垂千古，皇恩敕封儒林修职典范著千秋”；下厅门联：“翰墨奇香留岁月，诗书礼易论春秋”；并且设有对恩科进士、府参军、修职郎进行释义的牌告。受此熏陶，族人在后世发展中逐渐形成“勤奋好学、求取功名”的进士精神，激励着后人求学进取，推动乡村整体浓厚书香氛围的形成。

二、思明堂家风文化助力乡村治理的实践举措及其成效展现

（一）思明堂家风文化助力乡村治理的实践举措

1. 打造文化教育基地

2011年，思明堂被列为桂平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河村借此将其打造为当地首个家风家训教育基地和廉政教育基地，在乡村治理中发挥其具备的教育教化作用。

一是为村民提供日常互动与学习交流的空间，重视利用春节、清明节等传统节日的浓厚氛围，组织村民开展

形式多样的家庭教育活动与家风传承讨论，强化村民对以忠孝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理解认同，潜移默化地提升其道德涵养与文化自觉；二是融入廉政教育功能，结合杨震“四知”拒金典故，注重挖掘其中的廉洁元素，吸引了乡内外众多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前来组织参观学习与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据统计，截至2024年8月，该基地累计接待前来参观学习的党员干部和群众5000余人次^[1]，为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和基层治理环境贡献了力量。三是纳入研学路线，通过小学研学活动助力乡村孩童德育培养，成为助力乡村青少年德育培养的重要校外课堂，2024年6月，马皮乡中心小学在此开展“红领巾讲解活动”学生通过亲身参与讲解和服务，直观感受其文化底蕴与家规家训，实现文化熏陶与实践教育的有机结合。

2. 推动文化可视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在本质上是抽象性的、无形化的，任何文化形态的生成与存在，通常是与一定的文化载体相伴随、相联系的^[2]。在助力乡村治理的实践中，思明堂所承载的家风文化及其物质形态的转化呈现，有效地将抽象无形的家风文化理念，转化为村民可感可知的物质载体，进而融入村民生活日常，滋养人心、淳化民风。

一方面，重点对思明堂古建筑本体进行保护性修缮和历史场景复原，系统展示原有历史门联、匾额等文物，将家规家训上墙及每户门口悬挂个性化牌匾，让家风传承落地；村庄主道路旁在道路旁设置石根河屯家风文明简介牌，让村民和访客感受到其承载的历史文化底蕴。另一方面，修建各类蕴含文化内涵的基础设施，通过村民自筹与财政补贴结合，建成同心文化广场、开锦广场、思明堂文化中心室、翰林休息亭等公共空间；依托儒林河，打造进士码头、儒林码头及儒林河文化古道，融合历史文脉与水系景观；村内道路以全安、福安、寿安等命名，承载着对安定、幸福、长寿的美好寓意；在党群服务中心专门设置廉政文化墙，结合“四知”廉洁精神，嵌入“担当”“干净”等醒目标语。

3. 定期举办文化节日

有效的乡村治理离不开物质保障，也离不开精神支撑，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是提升乡村治理能

^[1] 莫冬,何毅.桂平:以“家力量”激活“廉动力”推动清廉建设走深走实[EB/OL].(2024-08-21)[2026-04-20].广西纪检监察网.<https://www.gxjw.gov.cn/staticpages/20240821/gxjw66c5c331-192798.shtml>.

^[2] 林剑.论文化生成与发展中的必然性与相对独立性[J].江汉论坛,2012(10):114-118.

力的内在要求^[1]。思明堂依托深厚历史文化与家风传承，创设了进士文化节、八品孺人歌舞节、府参军武术节三大特色文化节日。农历正月初五的进士文化节，是为纪念清代进士杨开锦而设，以祭祀先祖、书法展示、普及科举知识为主要活动，激励后人勤学向仕、利国利民；农历八月初二的八品孺人歌舞节，源于清代杨端然夫人获封八品孺人时的欢庆场景，以歌舞表演为主要活动，颂杨氏女性勤俭持家、奉献家族的美德；农历十月初六的府参军武术节，则是为缅怀清末府参军杨恩光而设，沿袭其当年在思明堂举办武术比赛的传统，通过舞狮、武术表演等形式，弘扬尚武精神与保家卫国的情怀。

4. 实行助学奖励方案

乡村青少年是乡村发展的希望与治理的未来主力。思明堂素来人才辈出、崇文重教，当代涌现出杨定华父女（医学博士）、杨雪琴（硕士）、杨刚勇（学士）等广西重点高校毕业生，他们的工作足迹遍布党政机关、医疗、教育、金融等领域。为传承进士精神，杨氏家族设立进士文化奖学金基金会并推行助学奖励政策，依据求学阶段实行分级奖励：小学阶段，在一学期内累计获三张奖状奖励 30 元；中学阶段，考取重点示范高中奖励 500 元，考上双一流大学、硕博奖励 3000 元，普通一本奖励 1000 元，考入清华北大则奖励 1 万元。此举有效激发乡村学习氛围，遏制休学、辍学不良风气，义务教育阶段退学率为零，助力提升乡村文化软实力。

（二）思明堂家风文化助力乡村治理的成效展现

1. 提升治理主体精神品质

家风文化作为非制度性文化，相较于法律、政策等制度性规范，能以柔性、内生的方式影响个体行为与群体价值取向，对个体的教化作用、精神品质提升是潜移默化且影响深远的。基层党员干部和农民是乡村社会协同治理的两个重要主体^[2]。基层党员干部，是乡村治理主心骨，西河村依托思明堂家风文化教育基地，深挖“四知”廉洁精神内涵，将廉洁精神融入基层党员干部家庭教育当中，并通过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学习祖训录、祖宅公约、历代为官廉政事迹及“忠孝勤俭”家规，强化其廉洁奉公意识。据实地走访，近年村内基层党员干部受纪律处分、

^[1] 王冰丽,武艳敏.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制约因素与破解路径[J].贵州社会科学,2022(9):160-168.

^[2] 吴晓燕,余其安.优秀传统文化文化与现代乡村治理[J].理论导刊,2021(12):110-117.

组织约谈的人数为零。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个“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1],据此,在乡村社会的场域中,办事通常都需要“打点关系”,西河村依托思明堂家风文化开展廉洁建设后,村“两委”干部均拒收办事村民的红包,仅接受水果等心意,加之廉洁文化墙的设置,有效锤炼了基层党员干部公正廉洁的公仆人格,强化了规则意识,助力着乡村治理的法治建设。村民是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家风文化教育基地的运行与对外交流,增强了村民的文化自信、集体荣誉感与责任担当。在“三清三拆”工作中,村民自发成立代表大会,老人妇女组队清扫沟渠、清运垃圾;在基地接待参观前,村民主动清洁祖屋与公厕;节假日里,村民在开锦广场围绕家规家训主题开展家庭教育。思明堂家风文化中传递的“衣锦还乡”“不忘根本”等观念,加之助学奖励方案的落地,更激发了村民的反哺情怀,乡贤们组建思明堂理事会,承担家风文化建设、青年教育激励、矛盾调解等工作。2022年,理事会牵头主持开展思明堂修缮工作,2024年12月思明堂修缮完工、举办重光典礼。整体激活了乡村治理内生动力,助推乡村治理的自治进程。

2.有效维持乡村社会秩序

中国传统家风文化以家规家训等为主要载体,对家庭成员“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进行了规范^[2]。思明堂家风文化蕴含的“忠孝勤俭”家规家训,对家族成员的行为做出了规范要求,“上而事君,下而交友;敬父如天,敬母如地……”,为调解村民之间的利益与情感关系提供了一种柔性原则。据实地了解,近几年来,该村没有发生过一起家庭矛盾、邻里纠纷事件,而且该村家风建设推行以来,攀比浪费现象下相较之前明显减少了,乡村风气得到了改善。在“四知”廉洁精神和廉政文化墙的涵养下,村民也利落大方、做人正直,互相之间坦诚相待,从而减少了邻里之间的相互猜疑。思明堂的优良家风文化,不仅塑造家庭和谐氛围,而且还辐射周边,潜移默化影响着村里的邻里关系,衍生一种健康和谐、团结友善的邻里生态,进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3.促进优良家风传承建设

^[1]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40.

^[2] 胡书芝,何培.论传统家风与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J].江西社会科学,2020(11):209-216.

治理性是文化的本质属性，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又是治理的工具^[1]。思明堂家风文化本身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在助力西河村治理过程中，对自身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实现乡村治理与文化传承的文化互动。一是表现在思明堂得到及时的修缮复原，雕梁画栋、牌额门联以及思明堂这一文化象征能够良好得到保存，承载村民家风文化历史的共有家园得到守护；二是表现在家庭教育上，每家每户门口都悬挂着“忠孝勤俭”的家规家训木牌匾，形成日常式接触；春节期间还会组织家族长辈聊家常，教育后代尊老爱幼、诚信友善、学习用功，推动家风文化的代际传承；三是融入硬件建设，村庄不少自然景观和基础设施具有文化内涵，如儒林河、进士码头代表着家风文化中的进士精神，同心广场寓意家族团结同心。这些都让村民在日常生活中时刻受到家风文化熏陶，促进家风文化的弘扬与传承。

三、思明堂家风文化助力乡村治理的经验归纳

（一）坚守文化本真，嵌入分类教育

思明堂始终坚守“忠孝勤俭”家规家训、“四知”廉洁精神、进士精神三大家风文化核心，以百年祠堂为依托，打造兼具家风教育与廉政教育功能的专属阵地，结合不同群体需求开展嵌入式分层分类教育。这启示家风文化助力乡村治理，首要在于坚守文化本真，深入挖掘家风文化蕴含的伦理规范、精神特质（如廉洁自律、崇文重教、邻里互助等），避免脱离本土实际的形式化建设。在此基础上分类嵌入乡村在地教育，针对基层党员干部，重点挖掘家风中的廉洁、担当、干净等文化元素，融入党员教育培训、主题党日等活动，强化其奉公履职、廉洁自律的意识，筑牢廉政思想防线；针对普通村民，聚焦家风中的传统道德与行为准则，依托家庭聚会、村民议事会、传统节庆等场景，开展浸润式教育，引导村民规范自身行为、和睦邻里关系；针对青少年，提炼家风中的进取向善理念，结合校园研学、课后实践、红领巾讲解等活动，推动家风文化代际传承，培育乡村治理后备力量。同时，整合祠堂、老宅等本土文化资源，打造专属教育阵地，让家风教育更具本土辨识度和感染力，真正实现文化赋能治理。

^[1] 张森,顾海娥.文化治理的理论源流、反思与现实路径[J].社会科学辑刊,2024(1):97-104.

（二）融入生活场景，增强日常浸润

思明堂打破家风文化“无形”的局限，通过“硬件建设+场景营造”双路径，推动家风文化融入村民日常生活，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治理效能。其经验启示在于，家风文化助力乡村治理，需推动抽象文化向有形载体转化、向日常场景渗透。在硬件建设上，通过保护性修缮祠堂本体，展示其门联、匾额等历史物件，在村民住宅悬挂家规牌匾、在村庄道路设置文化简介牌，将家风元素融入广场、码头、道路等基础设施命名与建设，让村民在出行、休憩、交往中随时感受家风熏陶；在场景营造上，结合本土民风民俗，创设特色文化活动，将家风文化与节庆活动、知识普及、祭祀礼仪等相结合，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让家风文化从“形式”走向“内心”。此外，借助本土传播平台扩大家风文化覆盖面，进一步强化日常浸润效果、扩大家风文化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实现家风文化与乡村生活的深度融合。

（三）激发村民内生性，凝聚内在合力

思明堂通过保护文化载体、整理人才史料来强化村民的文化认同，推行助学奖励方案传承进士精神，依托乡贤理事会凝聚治理共识，引导村民主动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可见，家风文化助力乡村治理的关键在于激发村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热情，避免“被动接受”式建设，而文化自信是其核心驱动力。一方面，要加强本土家风文化的保护与挖掘，通过修缮文化载体本身、编纂家风故事集、整理家族名人史料等方式，让村民直观感受家风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增强文化认同感和集体荣誉感；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通过设立奖励基金、评选先进典型等方式，激发村民传承优良家风、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具有独特的角色定位，是乡风文明的涵育者、乡村秩序的维护者和乡村振兴的推动者，家风文化助力乡村治理，还需要充分发挥乡贤的带头作用，引导乡贤组建理事会，牵头负责文化遗产、公共事务等工作，推动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凝聚家风传扬与乡村治理的强大合力，实现文化遗产与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双向奔赴。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表明，家风文化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精神资源，能通过科学举措实现与乡村治理的深度融合，既提升乡

村治理效能，又推动自身传承。以思明堂家风文化为案例可见，坚守文化内核、融入日常场景、激活内生动力，是家风文化助力乡村治理的有效经验，对同类乡村家风文化助力乡村治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同时，本文也存在不足之处，对家风文化助力乡村治理实践缺乏长效性的系统跟踪，未能全面呈现长期实践中的潜在问题与优化空间，展望未来，需建立长效跟踪研究机制，更深入探究家风文化在助力乡村治理的内在机制与动态成效，进而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供有力支持。

参考文献

- [1]. 胡占光,郭淑新.新时代家风建设与乡村治理互进研究[J].长白学刊,2021(1):135-141.
- [2]. 莫冬,何毅.桂平:以“家力量”激活“廉动力”推动清廉建设走深走实[EB/OL].(2024-08-21)[2026-04-20].广西纪检监察网.<https://www.gxjjw.gov.cn/staticpages/20240821/gxjjw66c5c331-192798.shtml>.
- [3]. 林剑.论文化生成与发展中的必然性与相对独立性[J].江汉论坛,2012(10):114-118.
- [4]. 王冰丽,武艳敏.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制约因素与破解路径[J].贵州社会科学,2022(9):160-168.
- [5]. 吴晓燕,余其安.优秀传统家风文化与现代乡村治理[J].理论导刊,2021(12):110-117.
- [6].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40.
- [7]. 胡书芝,何培.论传统家风与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J].江西社会科学,2020(11):209-216.
- [8]. 张森,顾海娥.文化治理的理论源流、反思与现实路径[J].社会科学辑刊,2024(1):97-104.